# 文明城区你我共建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 燕窝镇

#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

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12月20日,记者从燕窝镇获悉,该镇近期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通过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工作措施,实现农村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村庄容貌秩序整齐有序。

当记者去到燕窝镇新开村4组的一个农家小院时,村民雷秀志一家正在院坝里打扫清洁卫生,他们拿着扫帚,将地面和角落里的垃圾清扫干净,遇到较难处理的污垢,雷秀志还接上水管仔细冲洗。不一会儿,整个院落就被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已经成为了习惯,环境干净整洁了,大家居住在这里心情就好,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雷秀志说。

据了解,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燕窝镇制订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考核办法,该办法实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制度,房前屋后责任区域的环境卫生由村民负责,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由镇上聘请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负责,农村垃圾由镇上聘请的清运公司进行清运,同时依照"三清一改"中有关环境卫生、秩序管理的内容和群众知晓率、资料报送等情况进行考核。下一步,燕窝镇将继续发动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对自家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各类垃圾进行彻底清理,进一步提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创造宜居、宜业、娴静、舒适的村庄景象,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村民开展清洁大扫除

# "子债催父"判赔 给银行上堂"普法课"

○戴先任

鱼城茶座

儿子信用卡欠款未还,银行能否催收其父?近日,某地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某银行及其信用卡中心被认定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及隐私权。

儿子欠款不还,银行却催收其父,这种"株连式"催收明显违法。父债子还,或是子债父还,都不再是天经地义,只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有效,比如继承了父母或子女的遗产等等。而银行通过获取欠款未还信用卡持有人父亲的电话号码,对其父亲进行催收,这种做法涉嫌侵犯当事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违反了相应催收规定。

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隐私权的规定,公民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他人不得实施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而《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也规定,债务催收不得骚扰无关人员,不得向债务人外的其他人员透露债务人负债、逾期、违约等个人信息。

借款人向银行借款,与银行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但借款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就算是借款人的亲人,他们与借款人的借贷行为也毫无关系,向他们催收,就是一种"株连"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不仅对借款人的这些关系人形成了骚扰,也给债务人带来了不利影响,可能让债务人名誉受损,甚至遭遇"社会性死亡",是对债务人实施的一种"法外之刑"。银行如此做,本想通过此举促使债务人尽快还款,但这样的做法却同时侵犯了债务人及其通讯录"熟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催收就是一种非法催收。

此次法院判决银行侵犯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权,就给所有银行、网贷平台上了一堂合法催收的"普法课"。当然,对于非法催收的银行、网贷平台,不仅需要当事人能够勇于维权,就像这一案件中的当事人一样,但也不能仅靠被催收对象"单打独斗"式的"自救",更需要银保监等相关监管部门能够加强对银行等的监管力度,督促银行规范信用卡业务,对于银行存在的违法违规催收现象,要能及时发现,及时予以遏制,增加其违法违规成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规范银行信用卡催收工作,更好保护公众合法权益。广大消费者进行信用卡消费时,也要适度透支,要能理性消费,防范自己陷入过度透支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要知道,就算子债不需父还,消费者不顾后果透支消费,也往往会对家庭造成拖累。

红色故事

# 刘伯承的『治军必先治校』实践

(上接12月20日3版)

刘伯承在将弁学堂是出类拔萃的学子,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闻名全校。他时常与同学谈理想、论军事,还与老师王旭东成为朋友,与其弟王尔常成为生死之交。后来刘伯承腿部受伤和右眼中弹,都是王尔常陪他去治疗。

经过10个月左右的紧张训练,刘伯承于1912年底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1913年,他加入四川讨袁军,为寻求护国道路、救国真理,开启了军旅生涯。

### 大显身手 精心筹建西南革大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此时,烽火方歇、百废待举,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管理、建设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而首要工作就是要解决干部极度缺乏的问题。鉴于此,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设立一所专门教育培养人才的机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并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拟请创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统一对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改造教育和培养提高。3月21日,政务院回电同意创建。于是,西南革大在重庆正式成立,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校长。

5月14日下午,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在重庆红岩村西南革大总校大操场隆重举行。西南区和重庆市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教育界、工商界代表人士,以及学校全体干部师生共7000余人参加了典礼。

刘伯承出席开学典礼,并以《坚定我们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题,给全场人员上了开学第一课。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开学,使我联想到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和各区办了抗大,那时是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创办的。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为了要使这批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来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也就是继承抗大精神来办学的。"

为更好地向大家阐明筹办西南革大的目的和任务,刘伯承从"学什么"着手,着重与学员探讨了"学了做什么"的深刻问题。他指出:"西南革大的办学任务就是为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培养人才,西南革大的学子今后都要为建设西南,解放台湾、西藏,肃清各处残余土匪、特务分子贡献力量,参加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工作。"

对于怎样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刘伯承说,首先就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方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关于如何"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根据西南地区的现实需要和自身经验,抽丝剥茧,逐步层层剖析。

刘伯承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照亮了西南革大培养西南建设人才的前行之路,同时引领广大学员向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事业奋勇前进。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从1950年3月批准成立到1953年9月结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秉承"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西南地区培养了10万余名建设人才,为建设新西南的宏图伟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 探索"政府+民间"联护模式 为更多野生动物提供"庇护所"

## ——重庆野生动物救护现状调查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每年11月,是重庆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近年来,重庆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各地频频出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身影。随着"小可爱"们越来越多,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也显得愈发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据了解,目前,重庆有6家市级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还有一些挂靠在当地林业局的区县临时救护站点、依托自然保护区设立的救护站点,以及一些民间救助机构。在对陆生野生动物的救护中,这些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受伤的陆生野生动物有了"庇护所"。

但在连日走访中,记者发现,我市在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方面,还面临着专业力量薄弱、资金短缺、政府救护机构辐射有限等难题。为此,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区纷纷探索"政府+民间""政府机构+志愿者"的联护新模式,正逐步形成野生动物保护合力,越来越多的野生小动物获得了及时有效的救助。

### 已有6家市级机构 基本形成分区域、分物种的收容救助体系

走进重庆动物园野生动物保护救助中心,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们正在活动室里觅食、嬉戏。一只可爱的猕猴抱着团小被子,紧紧盯着橱窗外的工作人员,小表情很是机智。

"这是我们刚救回来的一只小猕猴,对周围环境还有些警惕。"工作人员杨琪说。今年夏天,救护中心接到一位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说在小区里发现一只受伤的猴子。救护人员迅速赶往现场,经鉴定,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

"小猕猴特别怕生,刚到救护中心时见人就躲,还一直拒绝饮食。"杨琪说。他们尝试着将水果、蔬菜打成糊,混合着牛奶喂给小猕猴吃,还用毛毯给它做了个安抚布偶,增强它的安全感。慢慢地,小猕猴对饲养员们越来越信任,半个月后,它开始正常进食,身体越长越壮。

重庆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吴婧介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逐渐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

作为我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市级野生动物救护站,重庆动物园每年会接到3000余通求助电话,仅去年重庆动物园救助的野生动物就有70余种、200余只(头)。"大部分野生动物都是因受伤、病弱、饥饿等原因被送来救护站,在接受简单处理后,普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能回归大自然。"杨琪说。

譬如,今年2月,他们就救治了一只在迁徙途中受伤的中华秋沙鸭。"当时,它胸前的伤口已经感染,部分组织坏死,急需抢救。"杨琪回忆道,在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紧急手术后,这只中华秋沙鸭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也是我市首例经手术救治并成功放飞的中华秋沙鸭。

目前,我市分别在重庆动物园、永川乐和乐都、万州西山动物园以及南川金佛山药物种植研究所设立了4家政府性质的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并拥有渝北区鳄鱼中心、合川区硕斯灵长类动物养殖公司两家带民营性质的动物收容救护机构。

"这些收容机构覆盖了主城区、渝东南、渝东北等区域,基本形成了分区域布局、分物种救护的全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吴婧说。

### 建立区县级救护站点 人、地、财是绕不开的难题

"往返自驾10个多小时,总算救下了一只受伤的野生林麝。"11月9日,在位于南川金佛山的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站长曾德军回忆起年初的一次救助经历,忍不住感慨。

今年2月,云阳当地农户发现一只野生动物被农具砸伤,经当地林业部门鉴定,这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林麝,他们第一时间拨通了南川重庆药研所野生动物救助电话。

在云阳发现的受伤林麝,为何要向南川求助?原来,受经费所限,云阳野生动物救护一直面临专业力量不足的难题,遇上受伤的小动物,也只能由县林业局派人前往处置。"我们科室拢共4个人,没一个学兽医及相关专业的。"参与救助的县林业局保护处工作人员陈航说。发现林麝时,它的前腿已经骨折,由于没有专业背景,他们都不敢擅自施救。

"尽管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类别,在市级层面设置了6家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吴婧说,譬如,一些山林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救护人员抵达时,很可能已经过了救助的最佳时间。此外,受人力、财力所限,市级救护站在收到野生动物的救助线索后,也要根据动物保护等级、救助意义等进行研判,并非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获得全面救助。

事实上,为了扩大野生动物应急救助范围,早在2019年,市林业局便会同市城市管理局,制定印发了《重庆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规范(试行)》,对动物收容救护流程、动物安置、档案管理等进行了规范,在设立6家市级野生动物收容救助机构的同时,也鼓励各区县成立野生动物救助点,组建自己的专业救护队伍。

"别看这些小动物萌萌哒,照顾起来真的很累人。"在江津四面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张超就有着这样甜蜜的"负担"。张超主要从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自2020年江津将区级野生动物救护点挂靠到四面山管委会后,他经常借着巡山的机会,救治一些受伤的小动物。

管委会紧邻场镇,预留的观察区能容纳三四只小动物,出于经费考虑,站里没有聘请专职饲养员,动物喂养、圈笼清扫、伤口护理等都由张超和同事们轮流负责。"小动物一天也离不得人,周末节假日也得有人看守。"为了更好地照顾它们,张超索性将家搬到了四面山。

张超的困境并非个例。目前,我市各区县大多将野生动物救助点设在当地林业部门,或依托辖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开展收容救护,而经费、人力、场地则是这些区县级救护站点面临的普遍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市"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中,就有优化野生动物救护站点布局的内容,要求着力于增加救护站点、提升救护能力。

### 探索"政府+民间"联护模式 或可进一步满足野生动物收容救护需求

"野生动物救护,仅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它本质上还是一项社会性公益事业。"吴婧认为,探索"政府+民间""政府机构+志愿者"的联护模式,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收容救助体系,或许能进一步满足野生动物收容救护需求。

位于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的金菱动物园是当地唯一一家获得林业部门授权的民间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动物园依山而建、草木葱茏,在一处安装着透明玻璃的饲养房内,一只只被救助的猫头鹰、岩鹰、狗獾等小动物在各自的圈笼里上蹿下跳,很是活泼。

"引入民间力量后,小动物的收容救助变得更专业。"涪陵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过去,他们发现伤病野生动物后,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消毒,伤病稍重就得送去邻近的永川乐和乐都。而如今,依托动物园专业的兽医团队,不仅大部分伤病都能实现就地治疗,饲养员们还会根据小动物的健康状况,及时调整喂养的营养配比,帮助它们尽快康复。

不仅如此,一些民间志愿组织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口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拥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众多冬候鸟的迁徙目的地。为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当地林业局组建起"守护青山 爱鸟护飞"志愿服务队。

"随着气温骤降,大批冬候鸟已在自然保护区停留,我们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志愿者吴天宇说,除了定期开展人工巡护,打击非法捕猎、交易等违法行为外,他们还要负责为迷途、受伤鸟儿提供救护收容,增强公众爱鸟护鸟的意识。截至目前,我市已组建起43支"守护青山 爱鸟护飞"志愿服务队,共有志愿者365人,累计巡护里程1170公里,仅去年就救助鸟类50余只。

民间机构参与野生动物救护后,也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个别民间机构将野生动物救护当作牟利的手段,甚至打着救护的幌子,从事非法交易、贩卖野生动物等。"吴婧说,加大林业执法力量是强化监管的重要途径,接下来,他们将督促民间机构建立完整的台账记录,将每只动物由谁送来、伤情如何、救治后的去向等信息一一罗列,实现救助工作透明化。

不少专家也纷纷建言,除依靠政府力量外,各地还可搭建第三方监管、评价体系,通过邀请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评估或监督委员会,定期形成研究报告向社会发布,不断提升民间救助机构的公信力、执行力。

(据2022年12月19日《重庆日报》)